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善良的回报

邢庆杰◎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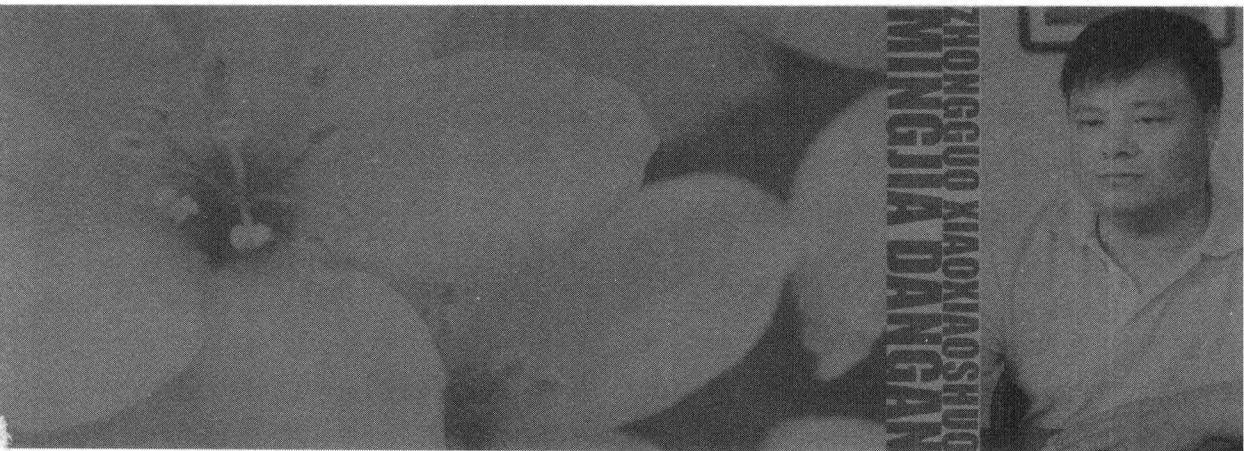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善良的回报

（美国）杰克·威尔逊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善良的回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 策 划：尚振山
策划编辑：东 方
责任编辑：张晓华 韩 笑
封面设计：三棵树
版式设计：麒麟书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善良的回报/邢庆杰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10. 4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ISBN 978 - 7 - 5463 - 2876 - 8

I. ①善… II. ①邢… III. ①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9689 号

书 名：善良的回报
著 者：邢庆杰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 × 1092 mm 1/16
印 张：15.5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 - 18 栋底商 A222 号 (100052)
电 话：010 - 63106240 (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 - 7 - 5463 - 2876 - 8
定 价：3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一种文体和一个作家群体的崛起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序

最近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开始接触并关注小小说文体和小小说作家作品。在我的印象中，小小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体，它的源起可以追溯到《山海经》《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古代典籍。可我又觉得，小小说更是一种年轻的文体，它从上世纪80年代发轫，历经90年代的探索、新世纪的发展，再到近几年的渐趋成熟，这个过程正好与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同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昭示着小说繁荣的又一个独特景观正在向我们走来。

首先，小小说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读者需要、很有大众亲和力的文体。它篇幅短小，制式灵活，内容上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气息，所以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历经20年已枝繁叶茂的小小说，也被国内外文学评论家当做“话题”和“现象”列为研究课题。

其次，小小说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小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小”，因此有人称之为“螺丝壳里做道场”，也有人称之为“戴着

镣铐的舞蹈”，这些说法都集中体现了小小说的艺术特点，在于以滴水见太阳，以平常映照博大，以最小的篇幅容纳最大的思想，给阅读者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认识他人、认识自我提供另一种可能。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小小说文体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离不开文坛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离不开广大报刊的倡导规范，离不开编辑家的悉心栽培和评论家的批评关注，也离不开成千上万作家们的辛勤耕耘和至少两代读者的喜爱与支持。正因为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小小说才得以在夹缝中求生存、在逆境中谋发展。

特别是2005年以来，小小说领域举办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活动，出版了不少“两个效益”俱佳的图书，也推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家和标志性的作品。今年3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出台了最新修订的《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正式明确小小说文体将以文集的形式纳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评奖。而且更有一件值得我们为小小说兴旺发展前景期待的事：在迅速崛起的新媒体业态中，小小说已开始“手机阅读”的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这一点未来景况也许我们谁也无法想象出来。总之，小小说的前景充满了光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的出版就显得别有意义。这套书阵容强大，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由100个当代小小说作家一人一册的单行本组成，不愧为一个以“打造文体、推崇作家、推出精品”为宗旨的小小说系统工程。我相信它的出版对于激励小小说作家的创作，推动小小说创作的进步；对于促进小小说文体的推广和传播，引导小小说作家、作品走向市场；对于丰富广大文学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人文精神世界，提升文学素养，提高写作能力；对于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最后，希望通过广大作家、编辑家、评论家和出版家的不断努力，中国文坛能出更多的小小说名家、大家，出更多的小小说经典作品，出更多受市场欢迎的小小说作品集。让我们一起期待一种文体和一个作家群体的崛起！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

何建明



目 录

■ 作品荟萃

《卖油翁》新编	(1)
屠蛇记	(4)
要 账	(7)
善良的回报	(10)
才女刘玫	(12)
送你一枝“爱情鸟”	(15)
送你一缕阳光	(17)
一个叫月的女孩	(19)
具丘山记	(22)
蛇杀记	(25)
暗访记	(27)
电话里的歌声	(30)
母爱的震撼	(33)
玉米的馨香	(35)
晚 点	(37)
债 钱	(40)
应 聘	(43)

失 衡	(46)
体 面	(49)
胡一刀的爱情故事	(52)
黑色的蝴蝶	(56)
村女小玉	(59)
乡友马劲松	(62)
天上掉下大馅饼	(65)
铺 邻	(68)
新逼婚记	(71)
真假皮夹克	(74)
牡丹卡	(77)
抛车记	(80)
老 乡	(83)
无名英雄	(87)
玩 笑	(89)
蒋负责	(91)
喝一斤	(95)
神 秤	(98)
竹 香	(100)
选 择	(103)
杀人理由	(106)
老姜之死	(109)
文友韩大利	(111)
人间烟火	(114)
小车司机胡迷瞪	(116)
逃 命	(120)
私 了	(122)
爬行表演	(126)
匿名者	(128)



黑 卡	(131)
爱情圈套	(134)
高 招	(137)
闲 事	(139)
午夜惊魂	(142)
出租屋的故事	(144)
惩 罚	(147)
我的中考	(149)
卧 底	(152)
剃头店	(156)
青楼女子碧玉	(159)
兄弟墓	(162)
百年魔咒	(165)
战地情节	(168)
祖传规矩	(172)
英雄之死	(175)
宿 仇	(178)
说 剑	(181)
掌 门	(184)
杀手之王	(186)
高 手	(189)

■ 作品评论

邢庆杰小小小说的文学景观	杨晓敏 冯 辉 (192)
岂止是玉米的馨香	凌鼎年 (201)
《玉米的馨香》鉴赏	顾建新 (203)
邢庆杰和他的小说作品	张书森 (205)
扎实的姿势和超越的努力	高 军 (208)

■ 创作心得

永不放弃心中的梦想 邢庆杰 (211)

■ 创作年表

创作年表 (220)

《卖油翁》新编

冬天无事，被村人称为“小精人”的赵小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他正想上茅厕，大门外传来了叫卖豆油的声音。

赵小利出了大门，见一高大的魁梧汉子推着独轮车，边走边吆喝，打油喽……打油喽……独轮车的两边放着俩油桶，恐怕每桶不下百十斤。汉子穿着极为破旧，身上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四方大脸，表情略有些痴呆。

赵小利问，你的油多少钱一斤？

那汉子憨憨地答，一块五。

赵小利说，人家别人卖的可都是一块四。

那汉子又笑说，一块四就一块四。说着话，放下车把，把车停稳。

赵小利见汉子答应得爽快，暗暗后悔价给的高了。他见桶沿上挂着油壶子，就搭讪着问，你这一壶子多少？

那汉子将壶子摘下来，一壶子四两，两壶子半斤。

赵小利以为自己听错了，往前探了探头又问，多少？

那汉子说，一壶子四两，两壶子半斤。

赵小利重新打量了一下那汉子，问，大兄弟，你是哪个村的？

汉子不好意思地搔了搔了后脑勺说，远了去了，东北乡刘胡庄的。

赵小利说，哟，这可三四十里呢。大兄弟怎么称呼？

汉子说，俺原本叫刘大青，俺村里人都说俺傻，都叫俺刘傻青，反正你进村一说找傻青都认识。说完，就摸着后脑勺“嘿嘿”的傻笑。

赵小利回家拿来了塑料油桶，说，看你这么远也不容易的，就打五斤吧。

那叫刘傻青的汉子就给他整整打了二十壶。赵小利迅速地从心里算了算，一壶子四两，两壶子是八两，二十壶子就是八斤，他正好多给了三斤油。付完钱，赵小利回到家里，赶紧拿出秤来称了称，果然，整整八斤，秤杆还撅得老高。

中午，赵小利让老婆用新打的油炒了个菜，嘿，这油还真是不折不扣，香着呢。

不到半天，赵小利打油占便宜和“一壶子四两两壶子半斤”的故事就传遍了整个村子。

村里有好事的女人便三三两两地涌到赵小利的家里。每来几个人，赵小利都会声情并茂地讲傻子卖油的故事，听得人直咋舌，都说，这个人，还真是个傻青。有人还拿起赵小利盛油的塑料桶子左看右看地研究那油。赵小利便极得意地叼着烟，坐在椅子上吞云吐雾。后来，不知谁突然说了一句，不知那个傻青还来不来？

这一下，引起了众人的兴趣，都攒足了劲，等那傻青来了后多买点儿。最后，众人一致决定，不管谁看到那个傻青来卖油，都不准自己吃独食，得挨家送信。

村人们望眼欲穿地等了半个多月，那个汉子真的又推着独轮车来了。

最先看到他的是支书的女人王香香，王香香一看见他，就觉得很像赵小利说的那个人，王香香就问，哎，卖油的，你的油是一壶子四两两壶子半斤吗？

那汉子放下车把，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说，是的是的，一壶子四两两壶子半斤，都卖了好几年了。

王香香大喜，一边风一样跑回家拿了个大油桶，一边嘱咐男人从大喇叭上给广播一下，就说卖油的来了。

不消一刻，小小的独轮车旁就围满了打油的人。

那叫刘傻青的汉子可忙坏了，不断地打油、收钱、找钱，大冬天的，竟忙出了一脸的汗。

两大桶油，足足有两百斤，就在一袋烟的工夫全部打完了。还有一些没打到油的，不甘心地围在独轮车旁问那汉子，还来不？

那汉子就憨憨地笑，一边擦汗一边说，来，来，不来油卖干啥去。

汉子在众人恋恋不舍的目光中推着他的独轮车走了。

中午，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飘起炊烟的时候，打了油的人们都涌上了街头，聚到了刚才打油的地方。人们中午都用新打的油炒了菜，却一点儿香味也没有。她们打的，是几毛钱一斤的菜籽油还兑了一半的水，这个当可上大了。

人们忿忿地怒骂了一通那挨千刀的汉子后，有人忽然说，赵小利怎么没出来？

又有人说，好像打油的时候也没见到他。

人们又都涌到了赵小利的家里。

赵小利仍然叼着烟吞云吐雾，等众人说完了骂完了之后，他才不紧不慢地说，这一次，我一斤也没打。

王香香问，你怎么不打？

赵小利说，我总琢磨着不对劲儿，我还想起了那句俗话：南京到北京，买的不如卖的精啊。

众人一听，又纷纷指责他：你怎么早不说，眼看着我们这些乡亲上当？

赵小利冷笑了一声说，早说？早说你们谁肯听我的？你们能放弃到手的便宜吗？

众人哑然。少顷，尽散。

屠蛇记

小时候，我最怕的动物，是蛇。

我十岁那年的夏天，是个上午，我背着筐去挖野菜。因为村里家家户户养着猪，每家都有人挖野菜，村子周围的野菜早就被人挖光了，所以要离村子远一些的地方去挖。村子西边约五里的地方，有一大片盐碱地，不长庄稼，就作了坟地。这里虽然不长庄稼，却是盛产野菜的好地方，各种各样的野菜一撮一撮地分布在坟与坟的空隙里。尤其是坟的半腰上，野菜又多又大，且颜色墨绿，带着营养丰富的劲头儿。我在这里很快就挖满了一筐野菜，有马生菜、灰灰菜、蓬蓬菜、猪耳朵、趴籐墩、野苜蓿等。我砍了几根草藤子，将这些野菜仔细地捆好，结结实实地打好筐，用绳杀紧，准备歇一下就走。这时，天已近中午，日头很毒。我坐在一棵白杨树的荫凉下，一边休息一边用树枝逗着“米羊”玩。正玩得投入，一声干涩的鸣叫使我回过神来。这是什么叫呢？我还从来没听到过这种叫声。我惊慌地抬眼四望，周围只有静静的庄稼和小山似的坟头一个挨着一个，除了我之外，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一个人影。我有些害怕地站了起来，并随手抄起了身旁的镰刀。这时，那个奇怪的叫声又出现了，它空旷、干涩，像被阳光吸干了水分。在这无人的、寂静的田野里，说不出的神秘和恐怖。难道是鬼？我紧张地循着声音四下里寻找，见不远处一座老坟旁的死榆树上，孤零零地落着一只老鸱。难道声音是它的？“呱呱”，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离我很近，就在我的脚下。我提心吊胆地低头一看，顿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是一只小小的青蛙，只有大枣那么大。原来青蛙还有这种怪叫声呀。我蹲下来，想逗它玩玩。但青蛙好像无暇理会我，自顾慢慢地往前一跳一跳的，每一下都只跳出它的半个身子那么远，是那么的勉强和不情

愿。每次跳起落下后却又将两个前趾伸到身前，用力向前撑着，像在拒绝着什么。我摆弄过很多青蛙，还没见过这么奇怪的。我忽然觉得后背一阵发凉，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紧张得四处观望，终于发现了那条蛇。

这是一条足有五尺长的青花蛇，有擀面杖那么粗，它就在我身前不到两米的地方，高高地翘着三角形的脑袋，大张着嘴，长长的红信子吐出半尺多长，两只冷酷的小眼睛正虎视眈眈地盯着那只可怜的小青蛙。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一边跳起来一边用左手拼命地揉搓头发。这是我每次见到蛇后必做的动作。跳起来是预防被蛇缠住脚，揉搓头发则是为了不让蛇数清我的头发。传说，蛇会数人的头发。蛇在受到人的冒犯或袭击后，会在瞬间将人的头发数量点清，到晚上再去找这个人将他勒死在睡梦中。那是我有限的经历中见过的最大的一条蛇。我跳过了，也揉搓过头发了，忽然想到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刚才我在这里已经坐了很久，蛇也在这里待了很久了，它一定是早将我的头发数清楚了，我完了。我绝望了，死亡的阴影像一团乌云笼罩在我的头上。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忘记了逃跑，忘记了呼救。这时，那只小青蛙已经快蹦到大蛇的口边了。惊恐万分又茫然无措的我，忽然意识到了右手握着的镰刀，我发疯一般将它挥了起来。也许，是巨大的恐惧和绝望给了我超常的力量；也许，是我还很幼稚的思维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要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我的动作疯狂、杂乱、迅速而有力，我将镰刀舞动得“呼呼”生风，锋利的刀刃不断落在蛇身上，瞬间将那条大蛇砍成了七八截。蛇死了，它的尸体散落在白花花的盐碱地上，有两截还在慢慢蠕动着。我已经汗如雨下，在一片浓重的血腥气息中，瘫在了地上，心还“怦怦”跳得山响。

我歇了片刻后，感觉右腿有些痛。用手一摸，摸了一手的血。刚才杀蛇时，不小心砍中了自己的右腿，裤子已被血水浸透了。我强忍住痛，开始思考怎么解决蛇的问题。起初，我想把它扔到水里，但我经常在附近的河里游泳，如果把它扔进去，以后天再热我也不敢下水了。埋了它？它本来就是在土洞里生活的，在地下会不会更快地活过来？

我全身已经没有一丝丝力气，绵软地靠在一棵大树上，用求救的目光遥望着远处的村庄。此时，已经中午了，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飘着袅袅的

炊烟，整个村子都笼罩在炊烟中了。我忽然从炊烟中得到了启发。我开始抓紧捡地上的干草和枯枝，片刻就捡了一大堆。我掏出随身携带的火柴（那时农村的儿童都爱偷偷带火柴，以便于在田野里烧吃蚂蚱、玉米等），先将干草点着，再放上了枯枝。火很快就旺起来了，我用镰刀挑着，将蛇一段段地投入了火中。不一会儿，一股奇异的香味儿就在周围弥漫开来。我长出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回我看你再怎么连再怎么接……这时，火势也弱了下来。我一只手捂住鼻子，用镰刀拨拉了一下火堆，见蛇段已被烧成了又短又细的黑焦炭。我仔细地瞅了瞅，判断它是否还可以自己连接起来。忽然，我觉得头顶上有一阵风掠过，忙直起腰，见是一只老鹅在火堆上方盘旋。见我直起腰，老鹅不甘心地落在一棵干枯的榆树上，冲我“呱呱”的叫了两声。

我装模作样地往村子的方向走。我没有背那筐野菜，因为我还得回来。我走出大约两里路后，又悄悄地返了回来。隔老远，我就看见三四只老鹅在已经熄灭的火堆里啄食着什么。我一直等到那几只老鹅离开，又把火堆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遍，确信已经没有一段蛇肉时，才放心地离开。

自此，我不再怕蛇。